海外文壇星辰

夢花 著

海外文坛星辰

梦花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海外文坛星辰
HAIWAI WENTAN XINGCHEN
梦　花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08）
江苏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35 千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305—02640—9/I・223
定价：9.50 元

“世界上比天空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心灵。”一位作家如是说。

梦花

我心依旧

我1937年生于江苏扬州，襁褓之中逃难时被妈妈藏进墙洞，躲过了日本鬼子的搜杀。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几个姐姐都因交不起学费，中途辍学。

1949年初，扬州解放，我们那个小巷子里几乎家家都住上了解放军。住在我们家的是搞宣传的，白天看他们写标语、画宣传画，晚上他们带我这个“小鬼”（他们都亲切地喊我“小鬼”）去看演出，《白毛女》、《赤叶河》、《兄妹开荒》……我每天象过节一样开心。他们还送给我两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的缩写本。纸张发黄，印刷质量很差，但是我读得非常投入。大军渡江，他们走了，我哭着跟着他们的队伍跑。后来，他们给我写过几封长信，讲述做人的道理。我永远不会忘记，是解放军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最初的文学种子。

1951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抱着为国捐躯的必死决心参了军，后来领导考虑到我年龄太小（只14岁），战争又过于残酷，终于没有同意我到前线去。在部队服役的几年里，在紧张的军训、劳动和工作之余，我最痴迷的事就是如饥似渴地吞噬苏联小说，白天休息时间看，晚上息灯后，我就用手电筒躲在被子里面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第四高度》……。“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一个人要使别人因为你的存在而生活得更美好。""良心，良心，就是人民的眼睛。"……我熟读并背诵这些书中格言，崇仰并虔诚地效法书中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思想情操、道德准则培育了我最初的灵魂。

我觉得作家是用自己的心灵之火去点燃别人心灵的火焰，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这样的事业是世界上最崇高的事业。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人，我就是要去从事这样的事业。带着这样的梦幻，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又从部队考进了大学中文系，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汉语语言文学教育。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于社会、人生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文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自己也有了比较清醒的估计。生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挫折和失败使人走向成熟。我的外貌容颜和思想观念随着流逝的时光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唯独对文学的钟情与挚爱之心无法改变。不论今天的中国，文学是如何地贬值，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是如何地不受重视，他们的收入与付出是如何地不平衡，但是，我相信，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总有一天会改变。不能想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文学又怎么发展?!不能想象，离开了文学，我又怎么生活!?

热爱文学，献身文学，我心依旧。巴金说："写作好比是生命的开花。"我是连做梦都想着它，所以我给自己取的笔名叫"梦花"。

作　者

1993 年夏

小　序

认识淑敏已经十年有余，记得在一次现代文学年会上初次见面，她自然拥有的那种典雅、灵慧就曾使我十分羡慕，特别是那种中国传统女性特有的娴静、含而不露，以及对别人的细腻的关爱，对于象我这样一个被风暴打磨得灵魂已很粗砺的人来说，确实有很深的吸引力，因为她所有的一切正是我所缺少的。后来，在匆忙的生活的漩涡中，我们见过几次面，也写了一些信，但每次都是意犹未尽，倒反而增添了一层惆然。

另一方面，淑敏又决不是那种可以被随意摆弄的人，她有自己非常坚韧、非常执着的追求，有时也是相当激烈的，当她创办"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这份开创性的独一无二的杂志时，我更深地认识了她的这一面。在她写的发刊辞中，她旗帜鲜明地反对"以一本书，一个刊物，占山为王"，反对"以搞学术为名或以搞了一点学术作为资本，蝇营狗苟，去谋自己的私利"，她大声疾呼："搞学术需要高尚，需要刻苦，需要光明磊落"。淑敏十多年来的学术生涯，如我所知，总括起来也就是高尚，刻苦，光明磊落。如今这年头，要做到这八个字，谈何容易！但这就是淑敏的追求，这种追求贯穿在她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这种追求出发，她的评论文章也呈现出几种鲜明的特点：第一，她很看重作者本人的人品风范，多半先从"人"写起，然后才论及他们的作品。淑敏最有分量的评论文章之一《论陈若曦、

琼瑶、三毛与中国文化》，就是从三位作家不同的人生态度谈起：或体现为深层的民族忧患意识，或追求着理想的“爱的天国”，或探寻着哲理式的“生之奥秘”，然后，逐步剖析她们的作品，最后归结到她们与中国文化不同方面的关联。这种写法正是孟子所倡导的“知人论事”，而又以“知人”为先。第二，她的文章多半充满着深挚的感情，很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寓理于情”的风味，她总是温情脉脉地与读者平等相对，倾诉衷情，她从不说大道理，教训别人，也从不勉强生硬地套用什么“新理论”，总是毫不装腔作势地、平实地以情动人。她的《悼何紫》一文称得上是出自肺腑，文情并茂。第三，这恐怕也是淑敏写评论文章的最大特点，就是评论文章的散文化。她的文章没有什么吓人的理论框架，也就没有什么束缚拘牵，往往是兴之所至，侃侃而谈，随处可见优美的散文笔法。这种印象式的、诚挚地、闪耀着评论者内在灵慧的评论文章现在已不多见，但在中国传统文学评论中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欧美十九世纪的文评中也曾盛极一时。今天，这种散文式的评论在众多理论性评论的喧闹中倒显得清新可读，别具一格。大概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她的文章不仅在国内有广大读者，在海外也引起了很多人的 兴趣，特别是在日本和新加坡，她的一些文章还被译成日文发表并得到好评。

淑敏的书终于快出版了。如今，像她那样一个不爱交际，不善钻营的人而能够得到出书的机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在这北国的酷夏，我为她祝福，也为助她出书的人献上诚挚的敬意。

乐黛云

1993 年 8 月

北京大学

目 录

我心依旧
小序 …… 乐黛云

陈若曦研究
我为什么选择了她
——《陈若曦之路》自序 …… (1)
陈若曦之恋 …… (8)
陈若曦和她的小说 …… (23)
一幅畸形社会的真实图画
——评陈若曦的新作《突围》 …… (39)
评《陈若曦小说选》 …… (49)
探索·痛苦·希望
——评陈若曦创作的三个阶段 …… (52)
这就是她
——评陈若曦的散文 …… (66)
海外华人生活的投影
——陈若曦近作印象 …… (79)
陈若曦其人其文 …… (83)
谈吃穿与陈若曦风度 …… (89)

陈若曦与衣食住行
——旅行杂记 …… (95)
《失恋者》从小说到电影 …… (110)
不该遗忘的悲剧
——读《尹县长》 …… (116)

海外撷英

关于陈若曦、琼瑶、三毛作品的断想 …… (124)
爱人吧，伸出你援助的手
——读《温柔的夜》 …… (133)
论陈若曦、琼瑶、三毛与中国文化 …… (138)
用生命书写的
——张拓芜和他的散文 …… (153)
我心中的淡莹 …… (162)
龚鹏程印象 …… (167)
愿人世间有更多的爱
——谈席慕蓉的创作 …… (173)
愿天下夫妇皆同心
——推荐一本好书《同心集》 …… (185)
难忘的朋友
——记王润华、淡莹夫妇 …… (189)
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
——记马来西亚女作家戴小华 …… (197)

戴小华的情结 …… (200)
她为什么选择死
——三毛自杀之谜 …… (211)
他不会消逝
——悼何紫 …… (228)
美丽的中国人
——张诗剑、陈娟二、三事 …… (235)
真善美的深情呼唤
——序郭永秀诗集《月光小夜曲》 …… (240)
热情而忧郁的诗人
——记新加坡诗人秦林 …… (243)
寓教于乐　雅俗共赏
——关于《醉红尘》《今晨无泪》的对话 …… (247)
"梁凤仪现象"断想 …… (254)
梁凤仪谈晚清小说 …… (261)
《张拓芜散文选》编后记 …… (267)
春蚕到死丝方尽
——电影《原乡人》观后 …… (269)
带着笑声的悲剧
——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观后 …… (276)

叶叶心心

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第一次盛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侧记 …（281）
我们的心愿
——《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发刊辞 ……
……（287）
知识的桥梁与出版家的责任 ……（289）
文学病了，但别开错了药！ ……（292）
新加坡纪行
——参加"第二届华文文学国际会议"见闻一 …（299）
新加坡纪行
——参加"第二届华文文学国际会议"见闻二 …（302）
新加坡纪行
——参加"第二届华文文学国际会议"见闻三 …（305）
附录：
艰苦成长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
——访江苏社科院文学所汤淑敏副研究员 ……
…… 李 静（308）
跋 ……（314）

我为什么选择了她

——《陈若曦之路》自序

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一日，早晨八时正，我捺响了上海静安宾馆303号房间的门铃。房门开处，一位个子不高，短发园脸、衣着朴素、典型中国妇女模样的中年女子，站在我的面前。我们四目相对了一两秒钟，彼此笑脸相迎。她先开口："你是汤淑敏吗？""是，你……"没等我说完，她立即自己报名："我是陈若曦，欢迎你，快进来坐！"

在她的房间里一坐下，什么陌生、拘谨、紧张……全都到了九宵云外，我们谈开了，谈经历、谈家庭、谈生活、谈创作……不知不觉天色已暗，我们已谈了一整天！我们谈得兴高采烈，谈得水乳交融，谈得心情特别舒畅。

晚上我回到招待所，兴奋得不断地对自己说："我选择对了！我选择对了！"我好象解决了一件什么人生大事似的，顿然觉得浑身轻松，当夜美美地睡了一大觉。

这种亢奋的情绪我一直带回到南京，延续了很长时间，逐渐化成了一种信心和力量。

我经常回味一个问题，在静安宾馆时，若曦问我："在茫茫的中国作家群里，你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

是啊，我为什么选择了她？

话得从头说起。1980、1981 年，我爱人接连去了香港、美国，替南京大学买回了不少台港作家的书，他是为中文系开设台港文学课做准备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书寄到后，我就先翻看了一下，发现其中有好几本书的作者是"陈若曦"，我立即想起，不是传说此人是从我们南京逃出去的么？不是说她仇恨共产党、写书骂共产党的吗？我倒要看看她究竟写了些什么玩艺儿！这样，我从好奇开始，读了一本又一本。读着读着，我就觉得那些传说不对了，她写的这些，好多不就是发生在南京的事吗？她写的清查"五·一六"就是发生在南京大学、华东水利学院的事，很真实嘛！待看了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归》以后，我的心灵更是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它向我揭示了一个我所不熟悉的领域：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别是台湾同胞的心境和他们归国后在文革中的遭遇。辛梅夫妇（我认为这个"辛梅"实际是若曦原名"秀美"的谐音）为了回到心中向往的社会主义祖国，个人作了种种牺牲。他们的心是炽热的，感情是赤诚的，他们吃了很多苦头，冒着很大风险，投奔祖国，不是为了索取，而是为了奉献，他们要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反共分子吗？他们回国以后，认真地和工农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农场、煤矿都洒有他们的汗水，他们虔诚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刻苦地改造世界观，为的是得到祖国人民的认同，成为十亿中国人民中的一份子，这些难道是反共行为吗？

通过东抄西借，在我把陈若曦的作品看了百分之九十以后，

我认为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她的文革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并没有添油加醋，或故意歪曲，更谈不上什么恶毒攻击，当然，某些材料尚欠准确，某些观点有片面性，这些是难免的。她的经历和她的作品已生动地说明了，她并不反共，而是一个敢讲真话的爱国主义者。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看到她的一篇文章：《谈归去来》。她这是针对别人对她回归后又复出的种种议论所作的回答，她表现了一种异常坦荡的超然态度，特别是有两个地方给我印象很深：一处是，说她在加拿大银行当职员，整天敲计算机，孩子生病了也不能回家照应，只能打电话回去嘱孩子按时服药，这时她手中的一块三明治就难以下咽了。看到这里，我的心动了。我想，她不是和我一样，有着一颗疼爱儿子的慈母之心么？她和我一样，是人，是母亲，而不是洪水猛兽。另一处，她写道："一个不能批评的政权，并不可爱。"我看到这里，心里一惊，又一喜，这分明是一个有思想有胆识有作为的人，哪里是什么"反共小丑"!?

当时除了看她的作品，我产生了想了解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的强烈愿望。我开始访问一些曾和她有过接触的作家，他们对她的评价毁誉皆有，看法不一。我又想方设法去到她在国内时的工作单位——华东水利学院（现名河海大学）去作调查。

我永远难以忘记，当我按照预先约好的去一位教师家里访问时，我才走到她家楼下，一张拒访的"通令"已赫然贴在墙上，我只好颓丧地走了。当时天正下雨，冰冷的细雨打在我的身上，从脊背一直凉到我的心里；我也永远难以忘记，文革前曾与我在一个单位的同事，文革后当上了某重要部门的头头。第一天晚上他还热情地接待了我，谈得十分融洽，他主动表示要给我提供材料等方面的帮助。谁知一夜之后，他却翻了脸。第二天清早，他

利用他的职权，坐小车赶到华水，无理地阻挠我在华水的调查，叫华水的人没收我搜集的材料（他们心里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我十分理解他们），使我难堪。我不能理解，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险暗心理？

更使人难以忘怀的是，华水的统战部长潘怀民同志，从我第一天到华水起，他一直热情地支持我，肯定我这个选题的意义，加之他是陈若曦在华水工作时的顶头上司，对陈非常熟悉。他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陈的生动的具体情况，他并且明朗地说："陈若曦夫妇是一对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走，是我们对不起人家。"他坚定明朗的支持态度，给当时处在困境中的我以极大的鼓舞，他提供的许多情况，更使我增强了确定这个选题的决心。还有本所的陈辽同志（他当时尚未任文学所长，只是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得知我想研究陈若曦以后，给予极大的肯定，同时不辞辛苦地陪我采访，在以后这项研究遇到的许多挫折中，他始终是坚定地支持我的。

在这期间，也有不少朋友出于好心，劝我不要选这种"政治情况复杂"的作家做研究对象，免得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十年文革，政治渗透到一切领域，政治冲击了一切，使人一提到政治就害怕。我和我爱人在文革中也是从死神的手中挣扎过来的，如今已过不惑之年，难得有了一个安定的学术环境，自然希望能安安静静地做点学问，不要卷到政治的是是非非中去。

可是，我一想到她，一个海外赤子，不远万里，投奔祖国……如今那颗受伤的心仍然没有得到抚慰，我的心就平静不下来。她的文革小说虽然在海外已产生了很大影响，被翻译成了好几国文字，但是在国内还是很难找到她的作品，只是在议及有关台湾现代派作家的文章中，偶尔能看到她的名字。整个文艺界对她还

是很陌生的，更不用说普通读者了。我们采取不承认主义，不发表、不出版、不评介，似乎这样，人家也就不存在了似的。这是自欺欺人。

我认为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把这样一个作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她及其作品进行全面的，客观的分析，对其创作上的成败得失做出中肯的评价。

抱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也抱着一些为若曦鸣不平的情绪，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写出了第一篇评陈若曦的论文：《陈若曦和她的小说》。这是1982年10月。11月，全国当代文学第三届年会即将在南京召开，我很想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把论文提交大会，向来自全国的学者，专家们征求征求意见。谁知，当我把论文送交新来的所长审查后，他却认为我是在为反共作家翻案，迟迟不肯签字付印。（这位所长是个好人，他只是思想保守，怕我犯错误才这样做。如今，他已逝世，我永远怀念他！）眼看会议就要开始了，我的论文却搁在领导那里通不过，真使我焦急万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的苦恼化成了夜晚的恶梦：我躺在医院的床上，刚刚分娩后的疲劳和兴奋全都洋溢在我的脸上。这时护士走过来，不无惋惜地对我说："你生了个儿子，但是，是个死胎！""哇！"我顿时失声地哭了起来！我和我爱人一心就盼个儿子，十月怀胎，吃了那么多苦，如今儿子盼到了，却是个死的，怎么叫人不伤心？我越哭越伤心……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梦虽然醒了，稿子仍然无法挽救。我苦思冥想，忽然想出一个办法，我去找领导协商：是否可以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只打印五十份，向有关人士征求意见后再收回。领导终于同意了，按他的意思改动了几个地方后付印了。会议已经开始，到会代表二百多人，只印了五十份的文章又送给谁呢？结果只个别地送出十几份。提交学术讨论会都不允许，我更不敢存发表的幻想了。没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